

王春来·著

MINGTIAN
SHUIQU
ZUOLAO

明天谁去坐牢

春风文艺出版社

王春来·著

明天谁去坐牢



春风文艺出版社

©王春来 2004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明天谁去坐牢/王春来著. —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
2004.1

ISBN 7-5313-2682-5

I .明… II .王…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117911 号

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 25 号 邮政编码: 110003)

联系电话: 024—23284390 23284029

购书热线: 024—23284402 23284401

E-mail: chunfeng@vip.163.com

沈阳市第二印刷厂印刷

幅面尺寸: 148mm × 210mm

印张: 12.125 插页: 2

字数: 318 千字

印数: 1—10 000 册

2004 年 1 月第 1 版

200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责任编辑: 常 晶 朱立红

责任校对: 白 光

封面设计: 冯少玲

版式设计: 马寄萍

定价: 20.00 元

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法律顾问: 陈光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目录

1/ 引子

8/ 第一章 躲不掉的牢狱

赵治民副省长当年被送到地处驾鸡沟的监狱坐牢，为了爱情，那个年轻女子从城市跟随押送他的囚车，住进荒无人烟驾鸡沟的窑洞。探监时听女人说已怀上他的孩子了，赵治民吓得像坐在将喷发的火山口！不得已跪求英俊的林警官“娶”了女人……

16/ 第二章 都是警装惹祸根

那天夜里，行刑警察林亦歌回家路上，在女人呼救声引导下，一拳打趴下一个正在女人身上疯狂的汉子，救了白衣女子。那个女子倒也楚楚动人，她哭哭啼啼地整理衣服后就不见了。派出所的老沈提醒林亦歌说，小心来自内部人的报复。第二天，刘所长挂电话说，那个强奸犯死了。于是，这件事成为林亦歌身上的一颗定时炸弹。

23/ 第三章 第三个犯人是老板

狱内，新押来的红脸大汉“扑通”冲林警官跪下，“呜”地哭喊出来：“我冤枉，我没有犯罪，我不承认……是他们那些当官的倚仗权势陷害我……”林亦歌觉得面熟，他是不是潘东市亿万富翁戴建中？

37/ 第四章 那个囚徒美丽的女儿

戴建中七年前曾在这里坐过牢，他妻子带着女儿来探视他，年轻警察林亦歌的目光总被女孩的靓丽牵引，她脸色苍白，低头垂眉眼神瞥若电灭。他心里一紧，便倏地脸红了。从此他那张故作严肃的娃娃脸，见女孩总黑不下来。他又不得不在心里告诫自己：女孩再漂亮也是犯属，那是一万伏的“高压电”！

47/ 第五章 背影

林亦歌今天才真正知道，为了他念完大学父亲都做了些什么。父亲曾留下几个字：叫不叫遗嘱都成，就是他的尸体和器官公开卖。钱给儿子当学费……

57/ 第六章 拒绝剃光头的犯人

戴建中案件的核心问题很蹊跷，那么大的企业闹不清楚是谁的？戴建中说我是什么人？请你别忘了，我只是个平头百姓，不是我的企业我就是吃了熊心豹子胆也不敢跟市政府争呀！

不过法庭既然判定戴建中的公司是公有的，他再次坐牢就不奇怪了。你想，私营企业与公有企业经营管理、财务管理大相径庭，把家长式管理的私营企业的财务，拿到公有企业财务管理标准上去“公秤”，他能不完蛋吗？

72/ 第七章 挂向监狱的电话

牛市长的秘书沙石连续向中都监狱挂了三次电话，意思很明确，怎么能允许犯人胡说八道攻击领导呢？你们的工作是怎么做的？犯人点着市领导的名字臭骂腐败，你们能置身事外吗？

82/ 第八章 该杀的人

我告诉你——赵副省长，林警官全身上下，从骨头到肉都是瓷做的，他为了蒙冤落难的你，折了碎了就滚在路边当石子，还是那么硬朗。他是不会给你添半点烦心的，真可谓是条汉子！

96/ 第九章 从美国回来的女人

戴丽红回国后曾找原审法院刑庭庭长，涨红着脸诉说父亲的案子冤！庭长倒也客气，不愠不急地说：“我的锅小，你的馍大，我蒸不下你。”

108/ 第十章 要干惊天动地的事

中原这块土壤还不适宜亿万富翁生息，你戴建中冒富了就是“异类”，肯定要被铲除。戴建中感慨地说：我他妈的良心上抹满了奶油，不管野狗家狗还是豺狼虎豹都想咬一口，被咬伤了才被关进你这笼子里，要不我还是赵忠祥嘴巴里的动物世界。

他写给“小秘”的遗书中透露，要干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

121/ 第十一章 找警察处对象的女老板

现在的事也新鲜，有个女孩专门托人来监狱干警中找对象，而且提出的条件是副科级以上干部，真不知是选对象还是选拔干部……宋胖子把女孩的红线牵到了林亦歌身上。

她原来是爱人量贩连锁公司的董事长，她的动机仅仅是找个对象吗？

134/ 第十二章 是我的儿子吗？

赵俊正是赵副省长的儿子。林亦歌这才明白赵副省长来狱视察的缘由了。

脑袋又忽然怪怪地闪出一个可怕的词：犯人家属——是省领导！

当林亦歌向他致报告词时，赵治民直觉林亦歌很面熟，他马上联想起了林晓龙。李副狱长向他介绍说叫他林亦歌时，赵治民就怀疑林亦歌是他的儿子！

145/ 第十三章 遭遇戴建中的“小秘”

认出来了，与林亦歌见面的漂亮女孩正是他在业余美术班的小师妹——艾小秀。

她是戴建中的“侄女”，又是戴建中的“小秘”，还是大老板，这次来监狱警官中找对象，竟然与戴建中有关系？

152/ 第十四章 身上有命案的人

沙石说林亦歌身上还有人命案。不过，这个曲大主任不用管了！曲于洲马上意识到，他要动用董诸葛的警察力量了，林亦歌危险了。

董诸葛竟将一沓钱塞给曲于洲，曲于洲吓坏了，堂堂的副局长给他的上司送钱合乎情理，送同级别的警察太不合情理，伸手拦住了。董诸葛显得很实在地说我有个弟弟办煤矿，发了点财，就当我借给你的，行不？曲于洲鼻子酸了。这么长时间还没有人理解他心里的苦。

164/ 第十五章 鬼节

林管教提了一个塑料袋站在号门口，犯人们明白发生了什么事，这是他们与林管教永久的告别。管教与被管教就这样用眼睛告别，林管教在犯人心中威信太高了，几个犯人控制不住“嗷”地哭将出来，整个号子哭声一片。

戴建中希望赵俊正学好，尽管他是仇人的弟弟，他要让林管教少一份狱中的牵挂。然而他在暗中做好越狱的准备。

175/ 第十六章 男儿无泪

林亦歌哪里承受得了被辞退的打击，内火烧得嘴唇焦黑，只好借酒麻痹自己，想休息几天调整心态，考虑今后的生路。不料，曲于洲突然来到了集体宿舍，向林亦歌下了“逐客令”，身体还没有恢复的林亦歌顿觉凄凉，双手有些僵硬地脱下穿了近十年的警装，出得宿舍门去，无目的地走着，身后却出现了跟踪他的尾巴。

186/ 第十七章 把政府大楼搬到火葬场对面

这一天，赵治民将天天高朋满座前呼后拥的牛西臣拉出屋来，把他带到了他最恐惧的火葬场和监狱。父亲用哲学家的口气指着人骨头说：“这是一堆钙化的骨头，烧不成灰。是人体最坚硬的部分，其实它在人体内已完成了向石头的变化。若干年后又风化成泥土……人哪！”父亲又指了指高墙电网说：“这是我们共产党的监狱，我们是共产党的高级干部，可以对它发号施令。但我们并没有进保险箱，谁也不知道明天谁去坐牢！”

牛西臣说，我已经明白了一个人为什么来到这个世上的道理，生命就是个泥蛋蛋，黏糊身上的东西多了，就活得累了。

201/ 第十八章 谁跳油锅

牛西臣断言，指点戴建中写申诉的人肯定是高手。沙石告诉他，有个叫林亦歌的警察同情他、帮助他。牛西臣惊讶地想，看来监狱基层也是藏龙卧虎之地呀！这些天天和罪犯打交道的警察，在交手中操练得越来越老到了。

牛西臣恹恹地说，总之，尽快把这件事平息了算了，快成了臭婆娘的裹脚布了……别再节外生枝了。

214/ 第十九章 陌生男人的电话

夜里，林亦歌发现身边的女人是戴丽红。戴丽红提出结婚……

林亦歌发现他住的这个并不显眼的小院，这几天常有陌生人探头探脑。还向房东打探什么……他知道又一场风暴已经来临，应该是某种势力结合的力量。

也许中国正是有像林亦歌这样被称之为犟疙瘩人的存在，及敢拿命抗争的“疯狂”行为，才使不少颠倒了案子归正了，司法公正了。

——这样敢“玩命”的人，才是中华民族法制建设的脊梁！

219/ 第二十章 鸿门宴

林晓龙以老警察敏锐的知觉和半个多世纪的人生阅历察觉危险正包围儿子。他想，我的寿限快到了，该找赵治民了，入土之前该把他的儿子交给他！

林亦歌去赴了一趟鸿门宴，董诸葛阴笑着对他道：“你就在你们的监狱里坐牢。”

236/ 第二十一章 警察坐牢

林亦歌被押进了监狱，大号门二号门小号门都是那么熟悉，过去是押着犯人进去的，努力睁大警惕的眼睛，今天是被入押进来的，努力想闭上麻木的眼睛——完全两回事。一阵凉意涌上心头——我是被关押看守对象了，不是代表政府的警察了，我是，是，是政府的对头……天哪！这个角色转变的残酷了点！难道人生真是一场戏？社会真是大舞台？

248/ 第二十二章 囚徒日记

林亦歌过去管教过的犯人公然报复他。有犯人透露：整林亦歌就是张干事让干的！据说是上面有人叫这样干的，你们下面干部能怎样？

张干事说父亲捎来了话，他什么事都明白，我做的事没错，他要天天在监狱门口陪伴我……张干事还说父亲的确天天拎个马扎坐在监狱门口等我……

远处传来警报声，听说隔壁监狱里的戴建中脱逃了。

263/ 第二十三章 自己拯救自己

林亦歌的案子终于开庭了，林亦歌驳翻了罪名指控法庭却主动找了个罪名给他安上了，林亦歌绝望了。要制止戴建中的拼命，必须获得自由，我寻到那个可恶的白衣女人……只有这一条道了。再拖下去是要死人的，他肯定要实施爆炸报复，没有人意识到这种危险，我必须制止他。

林亦歌逃跑了，跑到了山崖绝路，他根本没有多想，就绝望地向山下跳去。

耳边是风声夹杂头顶上山民高喊：“跳崖了，他跳崖了！”

279/ 第二十四章 管你是谁先铐上

赵治民终于启程去了那个让他魂牵梦绕几十年的驾鸡沟，在驾鸡沟旁的旅馆房间里，突然闯进来几个穿制服的人，上来拧住了赵治民，说赵治民嫖娼。

296/ 第二十五章 是老管教的眼睛

董副局长绝对想象不到这个穷乡僻壤的角落，冷僻的驾鸡沟会来什么大人物。他也早在派出所户籍上查了林晓龙祖宗八代，没当官的，所以他也敢放手大胆。

林晓龙愣愣地瞅了赵治民一会儿，眼睛慢慢放出些光彩，浑浊的眸子似乎清澈了。他的眼睛蓦地回到了年轻的林警官的样子，“霍”地站起，紧握赵治民的手说：“好你个赵治民，怎么还敢跟我捣蛋不来见我，你

的儿子交给你了。”

307/ 第二十六章 追寻神秘的老头

牛西臣时常敏感有人在暗地查他的问题，他真领教了“官员最累”这句话。他听说驾鸡沟来了个能耐非凡的神秘老头，便疑神疑鬼。他当然不甘心过这种日子，于是，带上秘书去了驾鸡沟，他要亲自去看看这个不明身份的老头到底是干什么的。邻居却说俩老头出去了，他们穿戴很整齐，像出远门。牛西臣马上通知公安局协助查找。

316/ 第二十七章 睡狗窝的男人

戴美珠想，只要他是男人就够了，未必是那个强奸犯，只要是男人就该惩罚。

林亦歌已病得昏昏沉沉了，他能求助谁？谁也不能求，他心里告诫自己：——千万不能倒下！

325/ 第二十八章 不要嫁给他

当曹婕敏感地发觉那个帅气的小林警官与女儿眉目传情时，心里莫名其妙地恐惧，不知道自己该如何态度。那天夜里她做梦，女儿竟然与小林警官结婚了，新婚仪式上林晓龙突然跌跌撞撞闯进曹婕的屋子说：“不能啊！不能，亦歌是你的亲生儿子！他俩是有血缘关系的兄妹……”她在睡梦中被吓醒了，身上出了一身汗。

337/ 第二十九章 我是囚犯的儿子？

戴丽红在十里铺的妹妹家突然发现那个雇用的流浪汉很面熟，仔细一看，竟然是小林警官……

林亦歌情绪有些不能自制，悻悻道：“妈妈走时我还不懂事，不记得了。”此时他已经意识到这个女人……就是母亲，他模糊地看她泪如泉涌，禁不住问：到底谁是我的生身父亲？难道真像有人议论的那样，我不是林晓龙的儿子而是一个囚犯的儿子？——真是这样的话那个囚犯是谁？

349/ 第三十章 大老爷们话落地该砸个坑

赵治民突然就问林晓龙：“林管教，当时你为什么不要了曹婕……”林晓龙眼瞪起来了：“你这家伙又说屁话，我问你，我当时怎么说的，我说我纯粹是帮助你们渡过难关，照应她们，等你出狱后再来领人。我什么时候说过娶她了……”

358/ 第三十一章 寻找“世外桃源”

林亦歌终于找到了戴建中山上的“桃源”，却被艾小秀堵在门口，说：“你林亦歌的确是聪明人，也很会算计人，你打算找到戴建中后就抓住他送回你的监狱，你岂不是将功补过戴罪立功了？你真聪明。”林亦歌服了，中原人真是世界上最聪明的人种，你看她能把角角落落的事都想到了，即使你一身正气只要在这里滚爬一番，身上肯定要被扎许多窟窿，你也只剩下一张干皮了，哪还有什么正气！

372/ 第三十二章 牛市长是我哥？

曹婕对赵治民的恩怨情仇早已淡化，但决非没有一点痕迹留下来，她坚毅地对赵治民微笑道：“你没看到车上大包小包的，我往驾鸡沟搬……你不知道，我想嫁给林晓龙，他如果还和当年一样不要我，我就还和当年一样和他住在一个窑洞里，照料他的生活。”

二儿子林亦歌对来看他的生父赵治民说，我不认识牛西臣，我只想戴建中的案子冤！这个案子一天不平反，我就要告下去，如果没人处理，我就继续坐牢！

引 子

赵治民副省长家里出麻烦了。

他儿子在北京被逮了。就是那个老是种错“地”、摸错兜，把赵副省长气得直蹦高的不争气小子——赵俊正。

赵俊正前年就闹出过两次乱子，不过那两次麻烦事都出在省内。一次是种别人的“地”，赵治民用皮带狠狠地把他“修理”后，乖了，第二次乱子就不再“种地”了，改为摸兜。恼人的是这小子对第一件事至今不认错。

赵俊正，本来有个女同学看上他了，恋了半年后伤心地对他说，你哪儿都好，就是有点“花心”，我们只能Bye-bye了。女同学闪电般地结婚后却怀不上孕，医院说男方无精，治疗也没戏。小两口抹了一把眼泪后，只好研究论证到市计划生育科研所，人工授精。这秘密不知道什么叫赵俊正侦破了，他眉头一皱有了主意，截住腹部依然平平的女同学说，你咋恁憨呢？现在都是一胎，搞优生优育还不放心，你咋能去人工授精哩？

女同学问，人工授精咋了？赵俊正说，计划生育研究所我有熟人，我去过那，男人去卖一次精液给十块钱，条件是结过婚，有孩子，身体健康，一个月出精液不能超过两回。我就从不去卖那玩意儿，优秀男人哪个舍得乱撒种子？女同学撇撇嘴，说，这些我都打听过了，听说将来要把爱因斯坦、牛顿，还有像我们的牛市长、企业家戴建中这些成功男人的那个……都要弄来，这些科学家和名人

都属于高智商，多好！

这回轮到赵俊正撇嘴了，道，NO！那是美丽的传说。你知道现在去卖精子的都是啥人？女同学说，起码该是选出来的身体强壮的拔尖男人吧！赵俊正笑了，说，NO，NO！你认为计划生育科研所就是县里的优质种猪场？想得美！我见过几个卖精液的家伙，恰好是民工，那身上一股骚味，个头还是不够一米七的二等残废，智商低得连表都填不好，就是为了用精子换钱，一月两次二十块钱，刚够烟钱……你真要这人种？赵俊正露出讥笑。

女同学顿时反胃道，真是太恶心人了！扭头要走。赵俊正一把拉住她又鼓噪说，现在女人到了择种而生的时代，沿海大城市的女人都很尊重“科学”，别管你是丈夫还是情人，为了下一代，选人种面前人人平等。再说，一个年轻女人躺在手术床上一丝不挂，往里头塞冷冰冰的器皿，何苦哩！女同学说那咋办？赵俊正动情地说，不管怎么着，咱也算好过一场，我就给你出个主意，找个身体强壮的情人借种，俩男人爱你多好。女同学说你都胡说些啥呀，我哪有情人！

赵俊正就摇唇鼓舌，总之没过三天女同学就服服帖帖地躺在他的床上，让他给“种”上了。

孩子生出后，赵俊正三天两头去看女同学，引起了女同学丈夫的怀疑，就去科研所了解，结果科研所说他老婆根本没去人工授精！丈夫气了，扭头直奔派出所，状告赵俊正那小子强奸他老婆，谁知派出所那家伙满面笑容讲话却不中听，哟你老婆想用谁的种，只要她愿意——谁都没辙。啥？我非管不可？好哇！你去找人大立法。

丈夫气不过，又找赵俊正的老子赵副省长。赵副省长一听，火大了，这不是玩命嘛！这不是造孽嘛！中国自古“万恶”以“跑马放毒”为首。他气得一句话也说不上来，拎起一只皮鞋去揍儿子，谁知儿子莫名其妙！噢，借种是他小子自己出的馊主意，用个劣质

种子就合法合理合情了，我跟她是同学，用我的种子就非法非理非情了？这叫啥事！我是学雷锋办好事，让这小子少花一笔钱还省事省力办同样的事，他小子落好还卖乖。我儿子管他叫爹我还亏哩，赵副省长拎着鞋琢磨半天也没找出痛斥儿子的理由，大叫一声扔掉鞋子，抡起拖把大骂：你小子这烂事如果放在从前，早他妈的坐牢了……我揍死你这个乱“种地”的“活雷锋”。结果是把儿子打出了家门。

第二件事是赵俊正在外面没钱花，又不会挣钱，就摸别人的口袋了。

警察对违法犯罪人员管理，就像是工厂工人对产品分级划类一个样子，比如把盗窃犯划归普通犯罪，抢劫犯就摺进重大犯罪的笼子。按此规矩，警察见到普通刑事犯赵俊正就有点漫不经心了。不料，赵俊正这个小案子却引起了局领导的高度重视。

那天，赵俊正的办案人员跟在公安局长后面，脸上一片阳光地来到赵副省长办公室汇报赵俊正的案情，戴着眼镜的赵副省长热情地伸出大手握住局长和办案民警的手，用好听的东北口音说：公安局的同志们辛苦了。不过，你们来这里汇报我儿子的案子实在是多此一举，你们该独立办案。

局长却像没听见，敬礼后便开始汇报。赵副省长没听完就火了，堂堂的高干家庭怎么养出个这种东西？他用东北口音随局长的中原土话道：这尿娃子太不争气，抽他，你们用皮带狠狠地抽他！就说是我说的。

局长太年轻，看样子还没结婚也没养过孩子，体会不了父母与儿子是“冬瓜藤牵到豆棚上——纠缠不清”，脑筋没拐过弯，就放出一句职业用语：“赵副省长，现在对人犯不能搞肉刑。”赵副省长闻言眼镜片反过一个光点，皱了一下眉头，局长是悟性很高的人，看到赵副省长的眉头就可怜天下父母心，紧张得头上直冒汗。

作为地级市公安局长是没资格向省领导汇报工作的。可赵俊正

是赵副省长的公子，年轻得志的局长办事也周全，对政委说，处理赵俊正前向领导汇报一下也没啥不对，政委当然支持，他就向市委书记汇报了案情。张书记也很干脆，说，这事我不好表态，你找赵副省长直接汇报，按领导的指示办。还是张书记疏通了一下，他才得以直接向赵副省长汇报案情。

赵副省长问：“这个尿娃子拿了人家多少钱？”公安局长一听，没敢马上接话，脑筋这回转了两圈透亮了，就换掉了人犯称谓严肃道：“拿到这娃子手里的钱不够一千块，虽然够不上盗窃罪，但毫无疑问该治安处罚。我觉得该狠狠地整整这娃子。”赵副省长就微微点点头，严肃指出：“同志们，我们时刻要记住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个原则，这是我们治国安邦的基本方略，对任何干部子弟都不能手软，都要严格依法办事！”

赵副省长不再说话了，局长忙告辞，赵副省长又热情地伸出大手同他们握别，说：“同志们太辛苦了！”并亲自送出门去。

赵俊正被治安处罚后，便又回家打牌钻桌子去了。

但这次赵俊正的确是被判刑了，在北京判的。

让赵副省长费神的是如今网络资讯告诉他，儿子是自己投案自首的，他身边还跟着个玉女般的歌手。于是就怀疑儿子别是老毛病犯了，这孩子以后若是又摸别人的口袋又种别人家的“地”，就麻烦了。

赵俊正背负七年自由刑被送回原籍服刑了，秘书小王告诉赵副省长说他已经问过了，是在本省潘东市的驾鸡沟。他已经电告牛市长，赵俊正在中都监狱服刑。

这事又叫赵副省长闹心，倒不是因为儿子在监狱当囚犯，而是他对那座背靠芒山地处驾鸡沟的监狱太熟悉了，甚至监狱大灰黑铁门上的二十根圆钢，号房里的铁门和水泥通铺都有刻骨铭心的记忆。

那是赵治民多年前不懂政治运动的厉害，初生牛犊不怕虎，一脖子犟筋，结果被运动狠命地“咬”了一口——关进了这座监狱，

当时叫劳动改造管教队。

他的罪名是反革命投敌叛国。那时年轻胆儿大，不承认投敌叛国。他说没有的事总不能栽赃吧！

他是当年留苏学生，据说案情特简单，怪他这个人脾气不好，老是一条道走到黑，在苏联学习了好几年，脾性还是那熊样，横竖不知道怕。当时中苏关系很紧张，这可是当时的头等政治，谁敢儿戏？归国后领导对他们这些留苏学生提出与“苏修”要划清界线，他撇撇嘴，不服道，不谈政治就行了呗。漠视紧张的政治形势，去了北京苏联使馆找苏联朋友。据他坦白交代说，是去玩儿，瞎聊天。要命的是他从前门进，却从当时苏联使馆的后门出来。他说不清楚当时为啥不从前门出来。这就麻烦了。

押送到当时叫劳改队的中都监狱时他才知道怕了，哭喊着，冤死了！在监狱喊冤？早“晚点”了！当时有人不小心把毛主席像戴反了，还关在里面不知何年能出狱哩，何况他的案子起码有钻进苏修使馆的行为事实。冤啥？没人同情他。

可他死不改悔，举着他那吊死鬼脸拒不认罪，成心跟管教过不去。管教干部讲革命道理或向他下达革命指示有错字病句，他便眯缝着“反革命”的眼睛，“嘟嘟嘟”地讲一串串什么无产阶级革命理论，管教干部不晓得马克思列宁同志是不是说过那些话，尽听他摆调。这还不算完，最后还送革命管教个尾巴：不学马列的乡巴佬、一个。

他这个人个头不高，典型的东北大平铲头，戴一副黑框眼镜，一口标准的东北话。他在念毛主席语录时，那东北撇子发音在中原土话中特刺耳，加上他那臭老九长相，总让人把他联想成苏联大特务、大间谍。

说实话，当年那会儿也有不少革命管教揉搓一把眼睛“仰视”他，这个家伙脑筋太好使了，原本他只懂俄语，可在狱内那么简陋的环境中，竟学会了英语和日语。他那一串串洋话谁也闹不清楚是

不是骂自己，不知道该用什么表情对待他，所有的管教只剩下大眼瞪小眼的份了。

他坐了近十年牢狱后总算平反了，他也把监狱算是领教透了，这辈子打死也不能再来了，这鬼地方真不是人呆的。它真像是《监狱学》说的，监房是打击人的个性，摧毁人意志的刽子手……全世界的监狱恐怕都是这熊样，就像这里的管教常说的那句让人胆寒的话：“在外边你是龙，在这里你盘着；是虎，你卧着。这地方不需要能人！”活了几十岁了，才知道人世间还有个如此“修理”人的地方，他早恐惧了。

平反了，他没有一句话就走了，没问一声很关照他的管教林晓龙，甚至没去看一眼从省城辞去教职，跟随他住在驾鸡沟破窑洞的女人和孩子，就钻进接他的小卧车，一溜烟去一所高校当校长了。

他很幸运，熬到了尊重知识的年代。

坐过牢的人喜欢拿列宁当年坐牢时说的“没有坐过牢的人不是完人”这句话宽慰自己，这话没人考证。不管这话列宁是否说过，也不管是否说得有道理，出狱后的赵治民的确变了。就是这近十年的牢狱生涯，在他心里落下了一块“病灶”，他心尖尖那块地方一直觉得凉，这种凉的感觉一直没能抹掉，这种凉感就天天陪伴他，提醒他，也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为他的升迁打下了“秉性”基础。

也就是那块凉，有一天他终于品出来了——那是他对监狱莫名其妙恐惧的后遗症。这也是他不愿去监狱看望儿子的原因。

在官场，他不像其他官员把牢狱看得离他很远，甚至与他无关。从那次平反昭雪后，他心尖尖那地方始终没暖热过，慢慢分辨出那凉飕飕的东西，就是青冷色的监狱高墙。他现在春风得意，可他始终认为监狱离春风得意的人最近。

别人捞钱包“二奶”他不眼馋。不错，钱是好东西，女人也是尤物，他当然喜欢！